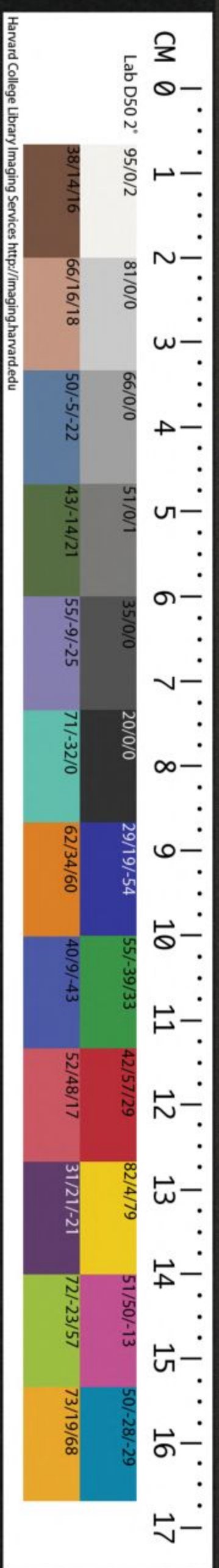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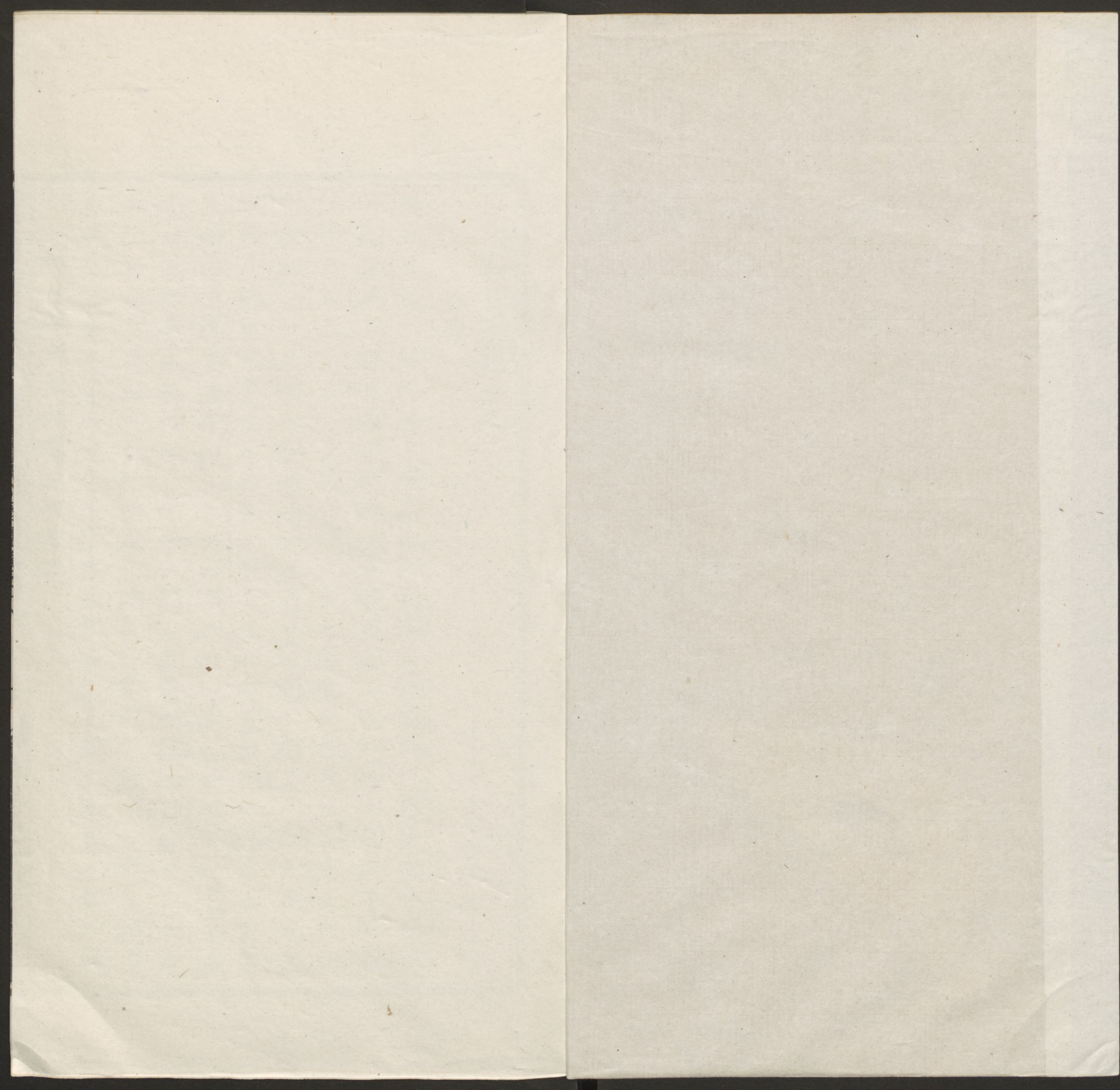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8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郊廟

後漢高祖入汴初奉宗廟帝以姓自漢古意故國尊身先武為始
 并觀廟為五詔羣臣議刑部尚書賈貞固上言曰按古制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國也其一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先武
 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南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本置其數
 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之宗廟
 重與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統伏請立高曾祖稱四親廟又自宮室
 王祖有功宗有德史記始相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
 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先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應
 禮之規庶合典禮漢禮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郊廟

後漢高祖入汴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罷國踊。尊光武為始祖。并親廟為五。詔羣臣議。刑部尚書竇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禘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進祖宗配郊位議曰。臣伏聞禘郊祖宗配食之文。其來有秩。以遠祖而配者。始封之君是也。若皇唐奉太祖景皇帝。冬至配圓丘。夏至配方丘。法周人郊后稷之義也。以近祖而配者。受命之君是也。若高祖神堯皇帝。孟春配祈穀。法周人祖文王之義也。太宗文皇帝。孟夏配雩祀。法周人宗武王之義也。國家憲章三代。專配郊丘。得禮之正也。自開元中。不用太祖景皇帝配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天地。謂高祖受命之君。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至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議云。太祖景皇帝於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有天下之號。天之所命也。亦猶周后稷始封之祖。若廢配天地。是太祖之廟毀也。二年。禮儀使杜鴻漸與獨孤及議同。自是相承。復依武德貞觀故事。故不用開元禮文。我烈祖再造區宇。建七世之廟。奉高祖居昭穆之上。景皇帝不在太祖之位。故以高祖配天地。太宗配雩祀。所以配雩祀者。蓋興復

以來未暇祈穀之祭故也。切以高皇帝廟號烈祖。功格上玄。居百世以不遷。繼中興而垂統。禮合躋升之義。位宗昭配之文。修撰高遠所奏。未協舊章。然則國朝大祀。歲只有三。若上遷太宗文皇帝配皇地祇。是祖宗皇帝之功有差。父子之倫不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周人所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以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避祖之位。今或依奏以太祖配皇地祇。則於禮無謂。未若建孟春祈穀一祭。以太宗從下佐食。然可奉烈祖高皇帝孟夏配雩祀。使尊祖之禮得申。免齊聖之食有黷。考古沿酌。庶協厥中。伏請更下尚書省衆官定議。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

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

三年。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上。參定郊廟祭玉。詔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寔遠。圖繪缺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

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胤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剛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純謬。兼三卷禮圖。剛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

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畫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擅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理。臣等竊以劉向之論鴻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率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由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金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去

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准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廷為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

從之。

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暮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

景德中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曰。五方帝位。極如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恐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寶通禮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注自有名。即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為美稱。不煩回避。

二年欽若又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一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坐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至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躡。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閒。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勅。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之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種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言。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一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禘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上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去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觀畫日來年正月三日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為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彝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嚴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

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十日。今則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殊違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遼闊。於禮未周。欲請並於立夏後十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眾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神。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及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從之。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伏以祀者。國之大事。民之攸仰。天子富有六幽。尊極萬國。不有祭享。何以教民。故宗廟有烝嘗禘祫之殊。郊祀有類。望燔瘞之差。蓋禮天地。事鬼神。莫重乎祀。莫大乎祭。絜粢盛。豐牲牲。籍苞茅。端黻冕者。儀也。謹齋戒。肅容貌。致誠信。嚴執獻者。恭也。儀以昭禮。恭以降神。與其恭不足而儀有餘。不若儀不足而恭有餘。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曰。蘋蘩藜藻之菜。潢汚行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昔三代之興也。祭薄而誠厚。及其亡也。祀豐而誠怠。故先王之戒。莫先乎此。國家丕命有開。天授皇器。感享帝之禮。正清廟之位。雖曰唐漢無或比隆。祀事之間。竊有感焉。夫九祭六彌。禮則有差。百拜三獻。恭則無異。朝廷之制。三年而郊。陛下端圭冕。修齋戒。著誠致潔。昭事上帝。元元之民。咸知感嘆。頌聲洋洋。流美道路。至於朝日夕月。四郊迎氣。則以

萬機之煩。特詔執事將命。文臣大儒。足以承式。或聞行事之官。祝史之員。不無齷齪之士。頗用貴游子弟。罕能虔恭夙夜。多乃懈怠。祀事若聖明之德。享之則已。若以祭官神其吐之。伏願陛下遵倣經義。躬視祭獻。必若聖政少暇。願擇良臣視事。應宗祝之官。選任儒雅。嚴其戒誓。劾其怠慢。昭夫肅恭之德。教以孝謹之禮。其德上逮。其教下流。則神人和樂。災害不生。淳厚之風。猶茲漸矣。

仁宗初即位。同判禮院謝絳論宣祖配侑。奏曰。臣伏觀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切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圓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圓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圓丘。太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又以景帝元

帝稱祖萬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于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合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主王者之興因其所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切又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則不配故引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基帝業配感生帝據理甚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靈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謂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而况配享乎

天聖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月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禫祭之始禫是冬十月行禫祭明年又行禫祭自此五年再為禫祭喪除必有禫祭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禫未嘗權罷臘祭是則孟季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禫祭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禫祭明年四月行禫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未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

各題廟號。鉅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不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蓋鉅床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慶曆元年張方平論郊廟三事疏曰。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者。然祀身之禮在於內。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勅執事于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別無討論禮也者。上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圓丘黃道

伏見圓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黃褥位。祖宗配侑用緋褥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黃道升壇。夫黃道之制不著於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劔脫履用藉步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迴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委拂神位。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罰藉。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

次。至于近侍左右。輒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惟蔽。虛而不虔。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爾恭。况禮行於郊廟。若爾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摺戒。徒習虛儀而已。請特降中旨。申勅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典。庶乎三靈秉格。百福饗臻。倘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降出施行。

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壘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壇殿上下尊壘。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合增二升。後祀神位用舊升數。

公綽又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迺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

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

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祀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祠郊廟及會朝大禮服衮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於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按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皐綬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今文祭服行事。

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

皇祐初。同知太常禮院邵必上言曰。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檀。按周禮六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色以紫檀。又無絰據。竊詳監祭監禮既非祠官。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蓋非所宜。而且旒無章。况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明祠官也。今後監祭者請冠獬豸。監禮者冠進賢為稱。詔不允。

二年。判太常寺宋祁上明堂路寢議曰。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

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謂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闔。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窻。戶法四時。窻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也。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

重屋四阿。四阿者雷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四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黃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闔。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頌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

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禮。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犬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冊爭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嫌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邪。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

御故其棟宇闕邃廷堂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祁又議五室奏曰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未明是其辨之明也太室者太大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去玄堂者玄黑也。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

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臣大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背北則背。背赤。慄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於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

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曠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坐。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陽等左右之位。不古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

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湏為五室。唐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拜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闇。不得措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其有與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為九室。薛綜曰。室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致疑。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倣古宜。今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

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幔幄為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於禮無嫌。

祁又議。規蔡邕明堂奏曰。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先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辟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之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

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闈。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
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
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
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
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
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
辟雍。王制曰。天子出位。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
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
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日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
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錫京之
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
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
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
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
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
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
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
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
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

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下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訊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詭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躰以悟人意耳。臣案蔡邕為漢

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何推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鋒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識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嗤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邕又議上帝五帝。奏曰。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燁怒在午。北面。樞紐在

未北面。招矩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是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

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藟粟。器用陶匏。事及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恭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祀太微案。鄭氏唯據識緯。以說六天。昏謂

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曜
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太。
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躰。不入星列。且天地各
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為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
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
堂。准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
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旣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
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
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
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
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案諸儒之說。上帝及五

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
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辯。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
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
文王。既右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
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
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
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
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至五時。
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儒不怪。詩傳天有五
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

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躰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言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關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曩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曩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云。

祁又上議配帝。奏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

於圓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少德配寡。大德配眾。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神。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

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三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躰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靈濟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

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尊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帝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祗配祀。良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

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敘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
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迨世祖專配感帝。有逆遷之
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
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
之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圓丘。高祖配感帝於南
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
宗配祭於明堂。沈伯義曰。有虞禘黃帝而郊。魯祖高辛而宗。堯夏后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
序。莫善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主。明堂宗祀。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

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不配五神。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
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
十祠。為獻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
貞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
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
等議。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十一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
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
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豈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
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
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俄又以宣祖配為真宗。復奉

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
二主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
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
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太祖聖王顯位奉真宗配天以正者經嚴父之義臣宗鄭氏以文武
二主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不以
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未得議
而別其本末以數帝皆配於此豈得不其耶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